

請翻開經本，《六祖大師法寶壇經》，今天我們藉著這個因緣，為同修們介紹這一部經典。原本在佛法裡面，凡是佛所說的才稱之為經，菩薩、佛弟子們所說的，只能稱之為論，或者是註疏、語錄之類的，不能稱經的。而這一部書是自古以來，後人都尊稱為經典，這是對六祖大師特別尊重的緣故，那要是依照規矩來說，它是語錄。

佛法在中國，特別是禪宗，確實是盛極一時，一直到今天，我們在台灣或者在大陸，諸位常常能看到，寺院的名稱，它都用一個禪寺。實際上它這個裡面已經沒有禪了，可是那個招牌還要用個禪寺，由此可知，禪宗對於中國影響之大。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影響，我們讀了這一部書就可以明瞭。這一部書，可以說完全是中國人的著作，不是從印度梵文翻譯過來的，而內容所說的與佛一切大乘經典，可以說是無二無別，不但說的是一樣，而且是整個佛法的精華。雖然說是禪宗的經典，實際上來說，無論是哪一宗、哪一派、哪一個法門在修學，都出不了《壇經》的範圍。可以說它所講的都是原理原則，通所有的宗派、所有的法門。所以我們不必把它當作禪宗，參禪的人才需要讀它，我們念佛的人也應該要懂，它能夠幫助我們達到一心不亂，幫助我們往生淨土品位的提高，它有這些好處在。所以這個經我也講了很多遍。

首先要將禪宗做一個簡單的介紹，禪宗在中國大乘宗派裡面，大乘一共是有八個宗派，是八大宗之一，另外有兩宗是小乘的，總共在中國是分十個宗派。禪宗也叫做心宗，所謂是「不離文字，直指人心」，所以稱之為心宗。這個宗派的興起是菩提達摩傳過來的

，菩提達摩到中國來的時候是在中國梁武帝的時代，他曾經見過梁武帝，彼此談論不甚投機。梁武帝是我們中國佛教史上最大的一個護法，很可惜他沒有能夠護持菩提達摩，所以達摩祖師只好到嵩山少林寺去面壁去了。這個在《壇經》裡面也有記載，文字不多。他傳來這個宗派，我們中國人在習慣上都稱它為禪宗。其實這個宗派修學的內容，絕對不是六波羅蜜裡面的禪波羅蜜，不是的，它是什麼？是般若波羅蜜，它完全講的是智慧。禪定是手段，智慧是目的，我們在這部經從頭到尾看六祖所說的都是般若波羅蜜。

這個宗派的來源，要上溯到本師釋迦牟尼佛。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，所謂講經三百餘會，說法四十九年，一生從事於教學的工作。他跟我們中國孔子非常相像，孔老夫子一生從事於教育工作，釋迦牟尼佛在印度也是從事於教學的工作，這一點我們必須要認識清楚。所以佛教它不是宗教，這個概念一定要搞清楚。如果把佛教當作宗教看，那就錯了，換句話說，從頭就錯到底了。佛教教學的內容純粹是智慧，所以佛教所求的（也就是教學的目標）是無上正等正覺。這是一切經裡面，都是以這個為最高的修學目標。

修學的宗旨，也就是在教學的標準上來說，它一共是有三大綱領。這就是在皈依裡面所說的，而且講三皈依六祖講得最透徹，這三個目標就是佛、法、僧，佛法僧的意思就是覺、正、淨。所以它修學的宗旨，教我們覺而不迷，禪宗就是從這個地方下手，禪宗從覺下手。第二個綱領就是正而不邪，所謂正知正見，不是邪知邪見，這可以說包括所有教下，像華嚴、天台、三論、唯識（就是法相宗），它從這個地方用功夫。第三是講皈依僧，僧是淨而不染，求清淨心，淨土宗念佛法門就從這裡入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覺正淨是一而三、三而一，在十個宗派裡面它從哪一個方面去下手，這是我們一定要明瞭的。得到一個，三個一定同時得到，譬如覺，覺悟的

人他怎麼會有邪知邪見？怎麼會不清淨？所以既然覺悟，必定正知正見，必定是清淨不染，這一定的道理。可是你用功夫只能用一個，你說我同時都修覺正淨，實在沒有這個必要，反而搞亂了。所以，禪從覺下手；教是從正下手，正知正見；念佛人從清淨心，從淨下手。心地清淨當然覺悟，心清淨就開智慧，心清淨當然是正知正見。這是佛法雖然講八萬四千法門，雖然是有許許多多的經論，總離不開這三個綱領，離開這三大綱領那就不叫佛法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佛法所修的是什麼你應該很清楚的能夠說得出來，佛法修覺而不迷、正而不邪、淨而不染。同時你更應該曉得，這十個宗派哪一宗它從哪裡下手，從哪個地方入門，也要搞得清清楚楚。這些宗派裡面就不會有爭執，所謂殊途同歸，好像一個房間三個門，無論從哪個門進來都一樣、都進來了，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。

所以佛教是教育，是佛陀的教育，而不是宗教，諸位千萬要把這個意思記住。如果說宗教，實在說，我們可信、可以不信；如果它是教育，我們就不能不接受。如果說是有人家問的時候，說我們自己沒受過教育，這個很難為情；但是我不信宗教，這個不覺得難為情的。不信宗教的人很多，不受教育這是決定錯誤的。所以他跟孔老夫子性質完全相同，孔老夫子是個教育家，佛陀也是個教育家。我們對於佛的關係，也很清楚的顯示出他是教育，我們稱釋迦牟尼佛稱為本師，師就是老師，本是根本的老師、最初的老師，而我們自稱為弟子。你就能想像到，我們與佛什麼關係？師生關係。我們與菩薩什麼關係？菩薩也是佛的學生，是早年的學生，我們是後期的學生，我們跟菩薩是同學、學長的關係。菩薩是我們的學長，佛是我們的老師，這些關係一定要把它搞清楚，到後面經文上，隨講到的時候再跟諸位來說明。

釋迦牟尼佛將這個法門，這就是「不離文字，直指人心」，把

這個法門傳給了大迦葉尊者，大迦葉在這一個宗派裡面，他就算第一代的祖師。大迦葉傳給阿難，這麼一代一代傳，傳到菩提達摩是第二十八代。而達摩則到中國來，到中國來就在中國傳法了，換句話說，第二十九代祖師就是中國人，就是慧可法師。慧可傳給僧燦，這個在本經裡面我們都可以讀到，這樣六傳到惠能大師，所以惠能大師在中國稱之為六祖。如果從釋迦牟尼佛這個道統承傳上來講，他是第三十三代，就中國來講他是第六代。而禪宗實在上來講，到六祖才真正發揚光大。在這個以前都是單傳，一個傳一個，頂多傳二、三個人，二、三個人當中有一個是嫡傳，所謂傳衣鉢的。到他老人家，衣鉢不傳了，只傳法不傳衣鉢。

而他在世的時候，住在現在的廣東南華寺，南華寺在曲江，那個時候的韶州，現在的韶關。他在那裡弘法三十七年，三十七年親近他的人太多太多了，真正有成就的，這個有成就就是永明延壽大師所講的「有禪有淨土」那個有，有禪了，有禪的有多少個人？有四十三個人。所以諸位這個要了解，不能說我每天打坐我就叫有禪了，這是錯誤的；我每天念佛，我就有淨了，這也是錯誤的。你雖然在修禪，雖然在念佛，但是你還沒有。什麼叫有？禪一定要明心見性、大徹大悟，這個才叫有禪，你真有了。沒有到這個境界，只能說我在修學，還沒有「有」。有，好比說你們念書已經得到學位，這已經有了；你正在念書，學位沒有拿到，你還沒有，雖然在念，還沒有。什麼叫有淨？這個很重要，諸位同修都是修淨土的，有淨這個條件比有禪確實要寬得多了，不像有禪那麼嚴格，禪是一定要明心見性才算有，而淨必須是信、願、行這三個條件具足。這一句佛號是二六時中，就是我們今天講晝夜二十四小時不間斷、不夾雜，這才叫有淨。如果真的有，那你這一生決定成就。這兩者比較起來，淨容易，禪難。不過禪那個功夫，要從淨當中來看，那是理

一心不亂才叫有禪，這淨只要功夫成片就算有了，這個裡面相差很大。由此可知，禪與淨只是方法上不相同，手段不一樣，成就達到目標沒有兩樣。這個正是《華嚴經》上所講的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，禪不礙淨，淨也不妨礙禪。剛才講了覺正淨，他們下手的方式不一樣，禪著重在覺，淨土著重在淨，真正有了，所得到的確確實實沒有差別。

六祖以後，這一個宗派裡面又分了五派，所謂五宗。而這個五宗，可以說都是以《壇經》為修行指導的原則，但是他們的方式不相同，所以又分了五派。這個五宗是禪宗裡面的五宗，像現在還有的臨濟、曹洞，在日本很勝，韓國也是屬於曹洞的，這兩派流傳的範圍比較廣。其餘的像雲門、法眼、沩仰，它們傳的範圍比較窄小，現在學這三家的不多。我們今天所看到學禪的，大概不是臨濟的就是曹洞的，而以臨濟是最為普遍。這個也就是古人所講的，「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」，有人是這個說法。但是還有一個不是這個說法，這到經文上我們再談。有人說，達摩祖師講「一花開五葉」，是講他到中國來之後傳五代。他自己本身不算，傳五代那就正好指六祖，而六祖將這一宗發揚光大，影響一千多年，這個的確是禪宗之結果。

現在，就是講現前我們學佛，這一宗的理論我們可以深入來探討，但要依照這個方法來修行不太容易，這是實實在在的。怎麼個不容易法，這一點我們自己要明瞭。佛法好比是藥，我們身上有病，我們身上的病很多，八萬四千法門就是八萬四千服藥。我們用這個藥，吃了這個藥，看看自己這個病有沒有起色。如果這個藥吃下去，這個病有起色，這個藥對我們是對了症，我們就可以用它；如果這個藥吃下去之後，這個病沒有起色，而且好像還要加重，那你一定會覺悟，我要另外找一個大夫看看，咱不吃這個藥，你有這個

警覺心。為什麼學佛就沒有警覺？佛是治我們心病，我們的心病就是錯誤的思想、錯誤的見解，這是大病！所謂是迷惑顛倒，邪知邪見，心之散亂，煩惱重重，這是我們的心病。我們依照這個法門來修學，果然煩惱就輕、智慧就長，這個法門，這服藥就對症了。如果用這個法門來修學，我煩惱沒有減少，智慧沒有增長，換句話說，這就不對症，必須重新來選擇。佛法好處就是它方法多，這個方法不靈，換一個方法。換來換去，總離不開這個原則，就是修覺正淨，絕對不會離開這個原則的。這是在今日之下，我們一定要覺悟。

還有，在修學之前，對於佛法的理論，一定要搞清楚。明理是認識路，修行是走路。如果不認識路，那就是古人所謂的「盲修瞎練」，吃盡了苦頭得不到利益，這屬於迷信。所以這個理論、方法、境界一定要清楚，我們在修學的過程當中才会有樂趣。佛是教給我們離苦得樂，離苦得樂並不是講完全是來世，這一世不管了，那不是佛法。佛法講花報是講這一世，這一世果報叫花報，開花了，來世叫結果。如果這一世我們得不到幸福，把幸福完全寄託在來生，這不是佛法，諸位要懂得這一點。如果說我們只著重這一生的幸福，而不顧來生，那也不是佛法。佛法講這一生得幸福，來生還得幸福，生生世世永遠得幸福，這是佛法。所以的理論不可以不知道，但是這個經典真是浩如煙海，我們從哪裡念起？實在好在哪裡？《壇經》好，整個佛法的精華，都在這個小冊子裡頭。可是這個小冊子，自己看不太容易，不是說你看不懂，裡面的字你都認識，裡面的意思你也可以猜到一些。為什麼說不行？怕你有執著，怕你死在文字上，那就成了病。

所以佛在《華嚴》說，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慧莫能了。」為什麼？它的意思都在言外。文字、語言是一種工具，透過這種工具體會

得妙意，這也是佛法的難處。像昨天我們講《彌陀經要解》，講到「如是我聞」，如是兩個字的意思太妙了，不但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講的，講什麼？就是講如是兩個字，千經萬論就是這兩個字的註解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又何嘗不如是？這兩個字的意思太深太深，能把這兩個字的意思能體會到心裡面，然後你再去讀經、去研究經，絕對不會走錯路，決定不會把意思解錯。所以佛經一展開，第一句話「如是我聞」。

諸位翻開經本，我們把前面交代的話說完了，再就看經文。在沒有講經文之前，還有幾句話必須要說明的，那就是六祖大師他沒念過書，他不認識字。他是在曹溪三十七年，天天給大家講開示，而由弟子們記錄下來的。三十七年所記錄的就是這一本小冊子，當然不是他每天所講的話，不是每天所講的，是把他老人家所說的這些話重點，就是記大綱，記重點，然後再把它分類。它這個地方一共是有十章，就是把它分類，性質相同的歸納成一類。很像《論語》，《論語》也是孔老夫子的學生筆記記錄下來的，這個跟《論語》的性質非常的相像，所以不是六祖自己寫的，是別人記錄的。同時流傳也很久了，六祖大師距離我們現在有一千三百多年，這一千三百多年，這個經本的流傳，從前刻板、手抄，錯誤地方決定是免不掉的。所以我們現在看到《壇經》有許多種不同的版本，裡面文字出入很大。我們今天選的這個是曹溪原本，這個本子就一直在南華寺裡。這是民國三十三年由「普慧大藏經刊行會」校刊的，這個本子是當年趙恆惕老居士送給我的。他這個本子也是很珍貴的，因為當時在台灣不容易找到。所以他送給我之後，我就把它翻印，印的數量也很多，印過很多次，所以現在這個本子，比較上能夠看的到。在從前看這個曹溪原本，不容易看到的，這個本子比較上可靠，錯誤比較少。在第一章就是：

【悟法傳衣第一】

這一章是六祖大師一次講的，換句話說，一次的講演記錄。這一章以後那都不是的，都不是一次講的，每一章可以說都是他老人家一生所講的。譬如講坐禪，他一生所講的坐禪的這個綱領，統統都歸納在一類。只有這一章是一次講的，是一個完整的講演記錄，非常非常的珍貴，可以說六祖留給我們一篇完整的講演就是這一章。這一章文相當之長，我們也把它分成小段來介紹。『悟法』，「法」是佛法。佛法是什麼？佛法就是心法，換句話說，悟法就是悟心。我們今天是迷了自心，佛教給我們要我們覺悟自心，不要迷失了自己。在佛法裡面說宇宙人生的主宰是自己，不是別人。所以它不說上帝，它也不說閻羅王，它說自己。佛法很重視信心，佛法講信，信誰？信自己。所以它不說信別人，它說信自己，這個跟宗教不一樣。佛法是首先教我們建立自信心，然後第二個才相信老師，相信佛菩薩。如果你不相信自己，相信佛菩薩沒有用處，你自己不會有成就的。你必須先相信自己，然後佛菩薩才幫得上忙，就是老師、同學才能夠幫助你；你對你自己毫無信心，老師、朋友怎麼幫你也沒用處。所以它講信跟宗教裡頭講法不相同，這就是有信心才會覺悟。悟法也就是我們俗話講得道了，他去修道他得道了，也就是禪家所講的明心見性。

『傳衣』，「衣」是衣鉢。衣鉢在那個時候是證據，釋迦牟尼佛一代一代傳下來的，這是一個證據，好像是文憑一樣，是個證據。達摩祖師這是把釋迦牟尼佛的衣鉢，一代一代傳到他手上，他到中國來，帶到中國來了。這是衣鉢從五祖忍大師，將釋迦牟尼佛的衣鉢傳給惠能。這時候惠能多大年歲？跟諸位說二十四歲。所以求學、修道都要年輕，年歲大了不行，沒有這個體力。譬如打個佛七，打個佛七七天七夜不眠不休，年老的人不行，沒有體力；年輕的

人七天七夜不睡覺，行，精神能夠挺得起來，他能做得到。所以真正講到用功一定要年輕，諸位年齡正是好時候，要把握住，要認真的努力。這個學問成就之後，對你的事業，對你的前途，對你家庭，對你生活，會帶來無比的幸福。為什麼？你有智慧了，而且是成就最正確、最高、最圓滿的智慧，佛法求的是這個。所以，悟法也就是得到這個，得到了究竟圓滿的智慧。剛才說了這一段文長，我們把它分成小段，第一個小段講法會的來由，為什麼會有這個法會。

【時大師至寶林。】

『時』是六祖從廣州法性寺，就是他離開廣州法性寺，第一次到曹溪寶林的時候。『大師』，這是稱六祖。在佛教裡面有個例子，就是「大師」這個稱呼只是對佛的，佛稱大師，菩薩稱大士。你們看觀音大士、普賢大士，沒有聽說觀音大師的，沒這個稱呼。這是後人尊敬他，換句話說，把他當作佛來看待，是一種特別的敬稱。可是六祖本人決定不敢這樣稱呼，這個文裡頭我們能看出來，他本人非常謙虛，這是後世人對他的尊稱。『寶林』這個地方，就是在現在廣州曹溪南華寺。這幾年大陸上佛教比較開放，許多寺廟都重建，而南華寺保存得非常完整，這個的確也是不可思議。

我過去幾年在香港弘法的時候，因為那邊距離曹溪很近，所以我在香港講過《六祖壇經》。因為那邊有地緣的關係，他們跟六祖的關係非常密切，一進到廣州，第一個就要到寶林寺去朝拜，就是現在的南華寺，還照了照片。經書前面這個照片，就是他們送給我的，這是最近照的，他們到南華寺去，照這個照片帶給我。這是六祖的肉身像，一千三百多年還保存得這麼完整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，中國的寺廟，聽說只有三個寺廟沒有被破壞，南華寺是其中之一。但是紅衛兵也去搗過亂，也想把六祖的像破壞，這裡面實在有許

多不可思議的感應。但是六祖的像，那個後面還被他們鋸掉一塊，他們要看看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。就是後面那個脊椎骨那裡鋸掉了一小塊，一看果然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六祖像還這麼豐滿，這是經過修飾的，《壇經》裡頭有說明，他這個樣子跟他老人家在世完全一個樣子。所以他的真容、肉身，確確實實保存到今天沒變樣子。這是歷代許許多多大德留肉身的，都比不上六祖，以他的肉身像保持得最久，也最圓滿。這是講他到寶林寺這一天。

【韶州韋刺史名璩。與官僚入山。請師於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。】

『韶州刺史』，這是地方的長官，當時的「刺史」相當於明清的知府，比縣市長要高，比省長要低。好像我們民國年間，在大陸上設的有行政專員，蔣總統經國先生就在江西做過行政專員，做過這個職務。相當於行政專員，管好幾個縣，大概有六、七個縣到十幾個縣不等，這是地方官吏。名字叫『璩』，他姓『韋』，當時的地方官，當然也是一個虔誠的佛弟子，所以才會請六祖為大家講開示。『官僚』就是他的部屬，刺史底下的部屬。『入山』，因為大師他是住在寶林寺，寶林寺是在山裡面。請大師在『大梵寺講堂』，「大梵寺」就在韶州城外，就是現在韶關市區外，大概是一華里的地方，不太遠。一華里只有五百公尺的樣子，四、五百公尺不太遠的地方，城外，這個地方比較近，請他到這個地方來說法。『開』就是講開示，『緣』是緣分，「開緣」也就是佛法裡面講的機緣，拿現在的話來說，就是給大眾有一個接觸佛陀教育的機會，就是這個意思，使他們有這麼一個好的機會，能夠接受到佛陀的教育。

說什麼題目？底下這個題目說得很清楚，『摩訶般若波羅蜜法』，當然不是講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，有這部經，這部經那就太長了。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，我們通常稱之為《大般若經》，這

個經有三十卷。諸位要曉得，佛經裡頭這個論、大論，叫《大智度論》，《大智度論》就是這一部經的註解，龍樹菩薩造的，一共有一千卷。而在中國翻譯的只是一百卷，把一千卷濃縮成一百卷，因為一千卷分量太多，我們中國人不喜歡囉嗦，看到部頭太大，不念了，所以鳩摩羅什大師只好把它濃縮翻成了一百卷。他就是講般若的法門，這個題在此地簡單跟諸位說說，因為它全是梵語音譯的。

「摩訶」翻作大，中國字就是大的意思，「般若」翻作智慧，「波羅蜜」翻作圓滿、究竟。要是用中國意思，全部用中國意思來說，就是究竟圓滿的大智慧。他們的文法是倒裝句子，把究竟圓滿放在最後，大智慧放在前面。「波羅蜜」要是直接翻譯過來是叫彼岸到，我們中國意思叫做到彼岸。到彼岸就是我們中國人俗話講到家了，某人功夫到家，到家就是最好了，沒有比這個再好了，就是這個意思。所以我常常把它講作究竟圓滿，大家好懂。究竟圓滿，沒有比這個更好的，到盡頭了，般若智慧到了盡頭。就是用這個題目，請他老人家講這個法門。

【師升座次。】

講堂，當然說法的時候先『升座』。

【刺史官僚三十餘人。】

這底下介紹聽眾，先介紹地方官吏。換句話說，這一次講演是他們主辦的，這不是民間來啟請的，是地方官員，而且是地方首長，他發心來主辦這一次講座，所以把他們列在第一位。

【儒宗學士三十餘人。】

這個『三十餘人』，我們能夠想像得到，一定是在當時這地方上主持教學的，一般學校的老師，主持教育工作的。這是儒家的，地方上有學問、有道德的這些人，也有三十多人。

【僧尼道俗一千餘人。】

這個地方諸位特別要注意的，『僧』，這是出家學佛的人，男眾；『尼』是出家修行的女眾，法師講經，他們應當要來參加的。底下這個字不能疏忽，『道』，這不是佛教的，道教的，道教的這些道士也來參加。道教是宗教，道教不是道家，道家是教學的，道教是宗教。可見得在那個時候，大家對這個概念很清楚，佛法是教育，不是宗教，所以宗教徒也來參加這個講座。這是在古代，這種現象非常平常，常見的，每一個寺院裡面講經說法，都有很多道士來聽。不像現在，現在我們這個台灣不一樣，佛門裡面講經，你看哪有道士來聽的？沒有。所以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。到佛堂裡來聞法，是來接受佛陀教育，是來求智慧的，與宗教並不影響。佛決定不會勸你改變宗教信仰，你來信我，沒有這個道理，決定不可以的。你事奉神、信仰宗教，那是你個人的事情，你來接受教育，你來成就智慧，換句話說，對你的信仰只有幫助，沒有壞處。『俗』是一些在家人，在家哪些人？在家沒有學佛的人，第一次來聽的這些人。總共有一千多人。

這一千多人當中，我們想像的，俗人佔得比例一定是最多。為什麼？因為在唐朝那個時候這個制度，佛教的制度一直是到明朝末年，清朝順帝以前。順治皇帝以前出家不容易，那個時候出家要經過考試，考試及格由皇帝發給你文憑，你考試及格，這個文憑叫度牒，你拿到度牒才可以出家。出家，國家不干涉你，你隨便在哪個寺院出家都可以，隨便跟哪個法師出家都行。可是你要想出家，師父一定要先看你的文憑，這皇帝發的。如果沒有這個文憑，你要是收了他，這是犯國法，這犯法的，要受刑事處分的。所以那個時候出家人少，素質高，皇帝發這個文憑給你，他就是承認你的品德、你的學問有資格做我的老師，有資格做全國老百姓的榜樣。所以出家的文憑很不容易考，一般在水準要達到進士的標準。所以跟

考進士一樣的，一樣的標準，另外還要加考佛法。所以出家人在社會上有很高的地位，地方官吏沒有不尊重的，主要就是你們所懂的東西出家人他都懂得，而出家人還懂得佛法你們不懂得。所以他要經過兩重的考試，這種考試制度在清朝順治皇帝廢止。所以到今天出家人程度一落千丈，連基督教、天主教的這些神父、牧師都不如，這是制度破壞了。在從前有這麼嚴格的限定，所以出家人少。而且，出家人既然出家了，就等於說念師範學校畢業的，他一生要從事於教學的工作，他確實有這個能力，也有這個道德。所以我們從這一方面來觀察，在人數當中當然大多數是「道俗」，這個佔大多數的比例，一共一千餘人。

【同時作禮。願聞法要。】

大家到這來幹什麼？一定是要來聞法的，來聞佛法的，而且要聞最精要、最精華的佛法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要以最短的時間得到整個的佛法，這是大眾所希求的。我們今天的人更是嚮往這個目標，我們工作繁忙、時間有限，如何能用最短的時間，把整個佛法的綱要叫我們都明白了。當時在會大家也是如此，因為他到大梵寺來，頂多也不過住幾天而已，也不是在這常住。這一段是說明法會的因由，法會的緣由。下面這一段，這是先說明綱領，也就是佛法的總綱領，文字不多。我們這個經本很多，諸位可以帶回去，你們來聽的時候帶來。你用筆可以把它畫起來，這個地方是一段，到『願聞法要』這裡是一段，這是第一個段落，第一個小段就是法會的緣由。

【大師告曰。善知識。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。大師良久復告眾曰。善知識。菩提自性。本來清淨。但用此心。直了成佛。】

到這個地方是一段。這一段就是他說法的總綱領，不但這一次在大梵寺，就是這一章所說的，就是這幾句，乃至於全經，他三十

七年所講的，不離開這幾句話。所以這是他教學的總綱領，非常重要。『善知識』是對大眾的敬稱，在佛法裡面講能夠給眾生做榜樣，就是給大眾做榜樣，斷惡修善，這個人才叫做「善知識」，他的德行、他的智慧都能夠影響一方的人，所以這是一個敬稱。底下是他老人家提醒我們，『總淨心念』，「總」，總而言之，就是整個的佛法，無論是哪一宗、無論是哪一個法門，沒有例外的，這是講到佛法的總綱領，教我們淨心念。「淨心念」有兩個意思，所以他這個話說的都雙關語，第一個意思，就是教我們直接念念要求圓滿的智慧，『摩訶般若波羅蜜』，要求圓滿的智慧，要以這個為目標。另外一個意思，就是修學佛法，必須要把你的念頭淨化，換句話說，你心裡面不能有雜念，不能有惡念。不但不能有雜念，不能有惡念，善念最好也沒有。要達到什麼？無念，無念的心才清淨。從無念心裡面念一切眾生，這個念是真正的善念，為什麼？沒有條件，所謂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。教化眾生，利益眾生，都要從清淨心裡面生起這個意念，這是佛法。

所以禪宗，剛才講了它從覺入門，但是他今天說的總綱領，他從淨念，從淨這裡下手。實在講覺正淨，從淨下手容易，從覺、正下手都比較難，沒有那麼容易，從淨念下手人人可以做得得到，真是不認識字的老太婆也能做到。從覺、從正那一定是要知識分子，特別是從正知正見，一定要知識分子才能辦得到，不認識字的人辦不到。不認識字的人從淨下手可以，從覺也可以，就是禪與淨，行，從教不行。所以這個裡頭的確是有難易不相同。心要是清淨，念頭淨到極處，圓滿的智慧就現前。所以究竟圓滿的智慧，佛告訴我們，我們每個人都有。所以佛法講平等，它是講的真平等。像佛在《華嚴經》上所說的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換句話說，智慧跟佛相同，福報跟佛也相同，這是佛說的。但是現在我們跟

佛差距太大了，幾乎完全不相同，這是什麼原因？佛說了，是由於眾生他有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。換句話說，眾生之所以變成了眾生，不能成佛，就是你有妄想，就是你有執著。妄想執著就是你的心不清淨，所以幾時你心恢復到清淨，妄想執著沒有了，你的智慧、你的德能都現前，與佛沒有兩樣。所以這個東西不是修來的。佛在《楞嚴》上說得好，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。」為什麼？統統是你本來有的，你現在是自己迷失了自己，所以自己的智慧德能不能現前。幾時你要再覺悟，你本有的智慧德能又現前，又現前，可絕不是新得來的，是你本來有的。所以佛法是去障礙而已，沒有別的。

我們講修行，行是行為，修是修正，行為在佛法裡面說三大類，這三大類就包括我們所有的行為。第一個就是身體造作，叫身業；第二類口裡頭言語，叫口業；第三類是念頭，這是最重要的，起心動念。我們身口意造作的行為有了過失，把它修正過來，這個叫修行。所以諸位想一想，修行重不重要？如果你說，修行，我不要修行，修行是迷信。換句話說，你身口意造作一些過失，你不需要把它改正過來，就隨它去，這是太愚了。所以諸位要記住，修行絕對不是天天敲著木魚，天天在這裡拿著念珠，在那裡禮佛拜佛，不是的。修行在哪裡修？起心動念之處。我這個念頭起來，曉得念頭錯誤的、不正當的，把它改正過來，這個叫修行。否則的話，你一天到晚念經典，心裡頭還是雜亂，還是惡念，沒有用處，那與修行不相干。所以古人講，「喊破喉嚨也枉然」，不相干。你能夠在起心動念之處都改正過來，你一天到晚不拜佛、不念佛、不看經，你也成佛了。

所以大家要懂理，這些形式都是提醒我們念頭的，用意在此地。所以佛法裡面的一些設施，我們造的佛菩薩這些形像，種種這些設施，拿現代教育的術語叫教具，教學的工具。為什麼？時時刻刻

提醒自己，見到佛像，馬上想到見賢思齊，他成佛了，我為什麼還不成佛？取這個意思。見到觀音菩薩，觀音菩薩代表大慈大悲，我一見他的像，想到我今天對人慈不慈悲；見到地藏菩薩，地藏菩薩代表孝，孝道，孝順父母，尊重師長，是這個意思。所以佛教有許許多多的佛像，許許多多的菩薩像，教你什麼？見到之後，立刻就曉得這個意思，提醒自己，把自己錯誤的想法、錯誤的念頭、錯誤的行為修正過來。所以佛法的教學，幾千年前就已經把教學藝術化了，實在不得了。可惜現在人不懂得這裡頭的真實義，把它當作迷信，真是冤哉枉也。現在變成有許多出家人都迷惑，都不曉得這個意思。所以總綱領裡面，就是要「淨心念」，這是深一層的意思，這樣才能夠將究竟圓滿的智慧現前。究竟圓滿的智慧現前，這個人我們就叫他作佛。所以佛不是神，佛是一個究竟圓滿智慧的人，你的究竟圓滿智慧現前，你就叫佛。所以在佛門裡面講，一切眾生都要成佛的，你把你自己的障礙去掉，恢復你自己本來面目，這個叫成佛。

底下這幾句話，也可以說是「摩訶般若波羅蜜」的註解，也是「總淨心念」的註解。『菩提自性』，「菩提」是梵語，翻成我們中國的意思叫覺，菩提自性就是自性覺，就是覺性。覺性要曉得，覺性有，一切眾生個個都有。覺性也叫佛性，佛也是覺的意思，所以也叫做覺性。覺性是自己的真心，所以說到這個地方，講到『本來清淨』。『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』，它跟儒家所講的沒有兩樣。佛比儒講得透徹，儒家跟我們講「誠意正心」，佛法裡面講「菩提自性」，是一個意思。菩提心就是誠意正心，在佛法裡面把它講成三個，因為它有體、有用，儒家只講兩個，誠意是體，正心是用。佛法裡面講，也是誠意是體，這個用它把它分開，就是自受用跟他受用，把它分成兩個。自受用就是清淨心，清淨心是真正的享受，

是至高無上的享受，身心清淨。這種享受只有自己得到，別人得不到，我身心清淨這個享受，別人沒法子得到。那待人接物呢？待人接物是大慈大悲，所以慈悲心是他受用。但是儒家把清淨、慈悲合併成一個，叫正心。所以儒家講誠意正心，就是佛家講的菩提心。平等心、清淨心、慈悲心，這個三心就是一心，一心有體、有用，說之為三。

如何能叫菩提心現前？佛法裡講破煩惱。所以「總淨心念」，這就是把障礙去掉。而在儒家，也是這個辦法。所以實在了不起，儒家講是「格物致知」，格物致知，跟佛法裡面講的斷煩惱障、破所知障一個意思。格物，物是物欲、欲望，欲望要把它除掉。格是格鬥，克己的功夫，把自己心裡面貪瞋痴慢這些欲望要去掉，我心就清淨了。致知，致知是智慧。此地這個兩句話，如果拿儒家合起來講，「總淨心念」就是格物，「摩訶般若波羅蜜」就是致知，求智慧。然後你的心才能誠、才能正，而後應用在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，那就是把清淨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。所以佛跟儒在基本的概念上來講完全相同，儒家講得簡略，佛法說得詳細，實實在在不可思議。

下面這幾句話為什麼要說？就是說出所以然的道理，為什麼教你「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」，不念不行嗎？不念不行。為什麼原因？因為菩提自性本來清淨。這是說明其所以然的道理，你自己的心本來是清淨的，現在不清淨了，現在不清淨那不是真的，真的還是清淨的。假如你的真心會受染污，這個心就不叫真。佛法裡面講，「真」的這個定義，決定不受染污，這是真的。現在我們好像是染污了，染污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你儘管放心，你決定成得了佛。這種染污就好比雲彩遮住太陽，陰天看不到太陽，太陽哪裡去了？被雲彩遮住了。你們想想看，雲彩能遮太陽嗎？太陽那麼大

，遮不住的。所以這個遮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這個心，你迷了真心，這叫妄心。妄心裡面有染污，真心裡頭沒有染污，換句話說，你迷裡頭有染污，真心裡頭沒有染污。你要明白這個道理，你的自信心才能夠建立。

有許多人叫他學佛，我不行，我一生罪孽深重，我哪敢成佛？他對他自己一點信心都沒有，這就沒法子，這就是不明事實真相。事實的真相是真心決定沒有染污，從來不染污，縱然墮到阿鼻地獄也不染污。換句話說，有染污那種現象的是妄心、是迷心，不是真心，這是我們必須要清楚的。所以大師在此地一語給我們道破，「本來清淨」。本來清淨，我們要想恢復這個清淨相，要想把我們這個迷妄掃除，那用什麼方法？前面是方法，「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」，這是方法，由這個方法恢復我們的本性。

咱們中國從前童蒙，小朋友念的《三字經》，一開頭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那個善跟諸位說，不當作善惡之善講，你要當作善惡那個善講，底下就講不通，下面就講不通。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你就可以曉得，本性是純善，那是善惡二邊都沒有的才叫善，真善。我們講善惡二邊，講善與惡相對的善，這個善是習性裡面的善，不是真善。換句話說，那是已經迷的境界，不是悟的境界，悟的境界是純善、真善，不是善惡的善。所以孔老夫子的境界，比孟夫子確實高一層。孟子講心善，那是什麼？那是善惡之善。孔老夫子沒有說心善，他說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這個說法說得高明。性相近，大家是一樣的，差不多的，這跟佛的說法相同，佛講一切眾生的本性完全平等。為什麼變成不平等？習性變成不平等，習性是虛妄的，不是真的。真性是平等的，所以跟我們講本來清淨。

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」，但用此心是教你用真心。所以學佛，諸位要記住，佛是什麼意思？佛是智慧，佛是覺悟。學佛就是學

智慧、學覺悟，學智慧、學覺悟就是我們眼見色、耳聞聲，佛法裡講六根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對外面六種境界，色聲香味觸法，六根對六塵境界樣樣都是覺不迷、正不邪、淨不染，這個叫學佛。我們自己想一想，我們天天是在學佛嗎？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迷惑顛倒，邪知邪見，樣樣染污，與佛的教學恰恰顛倒，這是我們要記住的，我們沒有在學佛，學佛還得了。要覺悟，要認真的回頭，要認真的來學習，換句話說，要用真心。別人對我們用妄心，我對人家要用真心，為什麼？我學佛，人家迷惑顛倒，我不迷惑顛倒，我要學覺。諸位要曉得，覺的人自在，覺的人快樂，覺悟的人幸福。迷失自性的人決定沒有真正的樂趣，他要說自在、幸福、快樂，那是假的不是真的，真正的自在、幸福、快樂是一個覺悟的人才有，迷失自己的人沒有。所以大師在演講一開頭，就把總綱領提示出來。

這我剛才跟諸位說過，我們讀《壇經》，決定不要把它看成它只是禪宗的一部重要的經典，那你就看得太小、看得太狹義了，它是整個佛法的總綱領。實實在在能夠幫助我們念佛，因為我們念佛恰恰好就是它第一句，「總淨心念」，念這一句阿彌陀佛也就是這個意思。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這個意思一定要懂，你不懂，雖然口念，口念不覺悟，你不曉得意思。「南無」是皈依的意思，「阿」翻成中文是無，「彌陀」翻作量，「佛」是覺，所以整個翻譯出來就是皈依無量覺。換句話說，無論待人接物、起心動念統統要覺，沒有一法不覺，沒有一時不覺，沒有一處不覺，這叫無量覺。皈是回頭，從哪裡回頭？我們從前迷，樣樣都迷，現在我從迷那裡回頭，我要依覺。依什麼覺？依自性覺。這就是「南無阿彌陀佛」的意思，我們天天念這一句，一定要曉得意思。所以自己起心動念、打妄想的時候，趕緊「阿彌陀佛」，提醒過來，回過頭來，我不要再

打妄想，不要再迷惑顛倒，所以把念頭立刻轉變成阿彌陀佛。由此可知，淨土法門教你念阿彌陀佛，禪宗教你念摩訶般若波羅蜜，念究竟圓滿的智慧，淨土叫你念無量覺，你們想想有什麼兩樣？沒有兩樣。

但是那個方法、效果不相同。禪宗必須念這個要念到自己明心見性，真正開悟，才算是有禪；淨土法門不必要到開悟，只要你在起心動念之處都能夠覺而不迷，就算有淨土，這個標準低。標準低的，我們每個人辦得到，標準高的，咱們辦不到。所以用淨土的標準來說，禪的標準相當淨土的理一心不亂，而淨土的標準只在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在禪宗裡頭沒用處的，一點用處都沒有，可是在淨土宗它就起了作用。所以，事一心不亂在禪宗裡面只是得禪定，還沒有開悟，沒有見性，但是在淨土宗那就用處太大太大了，那是往生極樂世界生方便有餘土。這就是這兩個法門，兩種不同的境界，這個裡頭有難、有易，我們自己要明瞭，要善於選擇。

所以，只要你用真心，直截了當成佛之道。我們今天在社會上待人接物肯不肯用真心？打著旗號學佛，佛教徒，所用的心還是三心二意，這是心口相違，這不是真學佛。真學佛只有一個，至誠恭敬心待人接物，決定沒有三心二意，人家欺騙我，我對他還是真誠。我在過去只見到道安法師一個，他雖然做得不是十全十美，他不騙人，別人騙他。別人騙他，他曉不曉得？曉得。曉得再來騙，再來騙還給他。我有一次去拜訪他的時候，剛剛有一個客人走出去，他就問我，那個人你認不認識？認識，我見過好幾次面。他說，他騙了我好幾次，今天他又來騙我。我說怎麼樣，你給他沒有？給他了，很天真。在一般人，我發現你騙我，下一次再不上當，當只可以上一次。他老人家不然，那個騙他的人不曉得，以為老和尚不曉得，我這次又騙他一次，其實老和尚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這個不

容易，學佛要在這個地方修。所以對人就是一個誠敬，自己才能成就。那個人來騙一點財物，身外之物，反正他來騙的，總是自己還有這個能力給他，沒有能力那就沒有了，總不能到外頭去借債來被他騙，這個不可以的，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，可以捨就施捨一點。所以學佛一定要應用在生活上，生活上他很有樂趣，那個人來欺騙他，他不以為苦，他以為樂，很快樂。所以佛法就是教我們用真心。

你看《楞嚴經》裡面，交光大師教給我們「捨識用根」，根就是根中之性，六根的根本性就是真性。達摩祖師傳下來這一宗它就用這個，所以《楞嚴》對禪宗是一部很重要的經典。我們如果用見性見外面的色相，就跟佛見外面色相沒有兩樣。可是凡夫見外面色相，第一眼見決定是見性，可是第二念頭就變了，他變得很快，變成什麼？變成眼識，這迷了。為什麼？起了分別，起了執著。真心裡面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真心是平等的、是清淨的，因為有了分別、有了執著，你的心就不清淨、就不平等，所以真心失掉，妄心現前，你用的是妄心而不是真心。用真心才能成佛，用妄心不能成佛，妄心造業。怎麼樣不用妄心？經典上告訴我們，迷了自性，自性還是起作用，不是不起作用，變質了。變成什麼？變成了心意識，就是八識。第八識落印象，第七識執著，第六識分別，你要是用真心，就是不用心意識。

所以禪家參禪，講求的是離心意識參，這個才叫做真正參禪。如果用心意識，那哪裡叫參禪？那不叫參禪，那叫打妄想，所謂是野狐禪，那不是真正的禪。離心意識，離第六意識，就是在一切法裡頭不起分別心；離第七識，一切法中不起執著心，不執著；離第八識，一切法裡頭不落印象。心像一面鏡子一樣，在一切境界裡面照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裡頭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、不落印象，

這是真心，這叫用真心。用真心就是佛、就是菩薩，用妄心，妄心就是分別執著、起心動念，這在佛法裡講是凡夫，不相同的就在此地。可是這個的確說來容易，做起來難。難在什麼地方？難在我們已經養成這個習氣，就是用妄的習氣。所以，用妄心用得很久了，現在突然叫你用真心，不用妄心，好像很不習慣，一下換還換不過來，麻煩就出在此地。

你自己要徹底覺悟，用妄心是錯誤的，用真心是正確的。可是真正到用真心的境界，真妄不二，這個是諸位要曉得。對自己要用純真之心，就是不分別、不執著、不落印象；對別人就把分別、執著、落印象都變成了大慈大悲，為他受用。譬如說你端起這個杯子，人家問你，這是什麼？你不分別、不執著、不落印象，那人家問你，不叫白問了。你如何來跟他解釋，這一解釋必定有分別、有執著，也要落印象。這個解釋是什麼？是為別人解釋，對別人有分別、有執著也有印象，對自己決定沒有，諸位要明白這個道理。這才是分別就是不分別，分別跟不分別是一不是二，你要把它看作二，錯了，是一，對自己沒有分別，對別人有分別。

這就是這部經裡頭後來也會說到，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」不離世間就是有分別執著，你問我這茶杯裡面什麼？裡面是水，這有分別、有執著，這就是不離世間；後頭覺，覺什麼？自己確實沒有分別執著。如果自己心裡頭真有分別執著，那是迷，那是不覺。所以既不離世間，又不迷，就是自己心永遠是清淨的，永遠是自在的，外面境界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。這是一開端就把佛法總綱領提示給我們，你能夠把握到總綱領，後面就不會錯了，你可以看經，你也可以聽經了，不至於發生誤會。再看底下一段，這是講他得法的經過，是一段故事，是敘述他是什麼因緣來學佛的。這是小故事，我們念念就行了。

【善知識。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。】

『行由』就是他一生學佛修行的因緣，他是怎麼來的。

【能嚴父本貫范陽。】

這是籍貫，他的祖籍是『范陽』。在古時候稱父親是『嚴父』。『范陽』在當時是個郡，大概也管十幾個縣，就是范陽郡。它這個首長就是刺史，在現在河北與山東交界的這一帶地方。袁了凡曾經做過寶坻知縣，寶坻就是范陽裡面的一個縣，他就在那裡做縣太爺，袁了凡先生。這是六祖大師的祖籍。

【左降。】

『左降』就是貶官，大概做官的時候不得他上司的歡心，把他貶職，就是降級，不但降級還給他流放，這就是罪比較重一點。

【流於嶺南。】

『嶺南』在當時也是一個郡，屬於廣東省，嶺南郡有十一個縣。

【作新州百姓。】

『新州』就是嶺南十一個縣當中的一個，就是現在的廣東新興縣。新舊的新，上面是新舊的新，下面是復興的興，現在叫新興縣。

【此身不幸。父又早亡。】

他的父親流放到嶺南沒有多久就過世了，所以他在幼年的時候喪父。

【老母孤遺。移來南海。】

從新州就又遷到『南海』來，「南海」在當時也是一個郡，現在改成縣，就是南海縣，在廣東。

【艱辛貧乏。於市賣柴。】

他童年的遭遇很苦，很不幸，所以是靠打柴過日子，這個生活

是非常之苦。

【時有一客買柴。使令送至客店。】

有一位客人向他買柴火，叫他送到他住的地方去，送到『客店』去。

【客收去。能得錢。卻出門外。見一客誦經。】

這是他柴賣了，他拿到錢正準備走，走到外面，看到有一個人正在念經，他就聽了一下。

【能一聞經云。應無所住。而生其心。心即開悟。遂問客誦何經。】

這是宿世慧根深厚，這是《金剛經》上的，這個人念經正好念到這邊，他一聽，他心裡有悟處。所以他就問這個客人，誦的是什麼經？

【客曰。金剛經。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。】

他才問他，你從什麼地方來的？你這個經從什麼地方得來的？從前得一部經書不容易，唐朝那個時候印刷術還不發達，都是手寫的，手寫的本子，所以經典得來不容易。

【客云。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。】

這就告訴他。『蘄州』在現在湖北，現在的湖北省，『黃梅縣』也是在湖北。『東禪寺』就是五祖弘忍大師的道場。

【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。】

『彼』就是指那個寺院，在那個寺院住持教化。佛法不講教學，講教化，這個意義很深。教學只有因，沒有果，『化』是果，「化」是變化氣質，這就是教學的成就。所以古人說，「讀書在變化氣質，學佛要在超凡入聖」，這才有成就。所以一定要變化氣質。

【門人一千有餘。】

這都是常隨眾。這個寺院相當之大，經常在那個地方跟著五祖

學佛，聽他講經說法的有一千多人。

【我到彼中禮拜。】

『禮拜』就是求學，就是求法。

【聽受此經。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。直了成佛。

】

這是客人敘說他學佛的經過、學佛的因緣，而且告訴他，五祖在黃梅教學是以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為他的主修課程。

【能聞說。宿昔有緣。】

他當然談論得很多，一定也把他自己悟入的境界跟大家一說，讓大家聽了之後非常佩服、非常敬佩，讚歎很難得。

【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能。】

那十兩銀子，他要是賣柴恐怕賣好多年也賣不到十兩銀子。一擔柴只賣幾文錢，這大概是碰到一個很慷慨大方的施主：你有這麼高的智慧，一聽就有悟處、就有見解，你不要砍柴了，到五祖那邊去參學，好好的去學。他家裡的老母親沒有人照顧，我們替你照顧，送他十兩銀子做為安家費。

【令充老母衣糧。教便往黃梅禮拜五祖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這就是敘說他的因緣，這個緣也真好，真正是難得。他要碰不到這個施主，沒有人幫助他，那也是枉然，所以機緣難得。好，我們今天時間到了，就講到此地。